

癌
症
楼
的
文
本
文
化
研
究

『癌症楼』

的
文本
文化
研究

AI ZHENG LOU
de wen ben wen hua yan jiu

冯玉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癌症楼』

的
文本文化研究

AI ZHENG LOU
wen ben wen hua yan jiu

冯玉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癌症楼》的文本文化研究 / 冯玉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61 - 4797 - 9

I. ①癌… II. ①冯… III. ①小说研究 - 俄罗斯 - 现代 IV. ①I51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12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写序、书评之类，这是极有难度的事情，尤以写序为甚。其难度在于必须“走近”作者，“深入著作中去窥其堂奥，有感而发，言其理解、领悟、启迪、联想，并对作者的思想、观点、性情、文风有相应的揣摩、把握，甚至争取能读出新意，有所发挥、引申和扩展”。我深知为作者写序贵在：“一要短，让人从寥寥数语中窥其心智，探其由衷，片言居要，让人知其所思所想；二要精，提挈全书精要，言简意博，引领读者畅达胜境。”

当我读到这部《癌症楼的文本文化研究》书稿时，透过文字，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了冯玉芝教授在这个时代中的心路历程。本书作者对索尔仁尼琴及其创作实际上早已了然于心，这使得她在搜求和评判资料上能够得心应手，而她已撰写多部学术专著的实践，又使其能够驾轻就熟地探索《癌症楼》研究的路径，以思辨性的感知和想象进入索尔仁尼琴的艺术时空，看得出作者已是积储有素，含蕴甚久。

对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的研究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它有多种解读。而本书作者仿佛置身于一座迷宫中，她将《癌症楼》的阅读与解读视为一个探险的过程，既流连忘返，又能够进出自如。

“人类的历史即是疾病的历史”，文学中“疾病”书写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例如，结核病在世界文学中一度成了那些“感觉超群、才华出众、热情似火的人易于感染的一种病”，成了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的专有的疾病，雪莱、济慈、梭罗就是这样的艺术家。对结核病的“浪漫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然而，癌症却是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现代绝症”。它是“与一种与现代社会中紧张、压

抑、焦虑的时代性格相联系的病，它不具有罗曼蒂克的特征，一般不被认为是一种适合浪漫人格的病”。索尔仁尼琴以自己的创作证明，他的确“是一位双重的‘幸存者’——他在疾病和文学方面都创造了奇迹”。正如《癌症楼》的封底所说：“如果说《古拉格群岛》的主旨是叙述灾难的话，那么，《癌症楼》则致力于剖析灾难发生的病理学根源。”

“疾病意象”作为病患之“身”的文化隐喻，主要来自于一种自省式体察以及这种体察的外射。疾病让身体存在从一切历史文化的遮蔽中获得本体性的揭示。对肉体和精神的创伤的进一步追问，摸清病症和病源，探明造成国民精神患病的本质原因，才有“疗救”和“痊愈”的希望。

本书作者在引言“文学与隐喻”中开门见山，直抒题旨：“任何一部小说以隐喻的方法面世，都着眼于生命形态的绽放，超越于真假意识而致力于人的拯救与超拔。隐喻的审美功能和认知功能以及写作策略都不应使读者停留在对疾病形态的恐惧上，而是激起对病因、病源的思考。”由此可见，冯玉芝教授看重的不仅是小说“隐喻的审美功能和认知功能以及写作策略”，因为关于疾病的隐喻形成了新的艺术世界图景，尤为可贵的是她还揭示了《癌症楼》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隐喻意义：“索尔仁尼琴把身体—疾病—医学—道德—当代政治—社会心理—民族文化—一路贯穿，上升到自由与存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千古拷问的层面上来，在身体这个一般存在的痛苦中非常态地集中折射人性缺失和信仰失落。”这是极有见地的考量，这也是一位学者特有的敏感。作者高度赞赏索尔仁尼琴通过隐喻这种艺术形式揭示现代人的批判意识和悲剧精神的深刻性和内在性，敏锐地指出：“外在的社会冲突已经不是‘绝境’构成的主因素，而恰恰是哲学层面的对人性的忧患成为悲剧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注疾病的隐喻不仅是一种文化批判，其中还寄寓着一位学者的人文关怀。

这部著作不仅展示了作者精心研究所得的新知，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索尔仁尼琴研究的新视点，拓宽了索尔仁尼琴研究的新路向。依照作者的提示统观全书，使人眼界大开，不断有新的收获。

这部学术著作以鲜明的问题意识见长，致力于启发人们对现代文学中疾病隐喻引发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深入思考。

在现代文学中，疾病隐喻的深刻内涵通常通过灵与肉的冲突表现出来，凸显两个层面，一是新的文学人学（нов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антропология）；二是新的社会学（новаясоциология）的问题域。前者较多描述疾病给人带来身体的疼痛、身心的恐惧，关注比肉体之癌更为可怕的精神之癌；后者则较多描述社会给人带来的压力，关注人体之癌之外的国家之癌、社会之癌，聚焦于文化批判、自我认同、国家认同等问题。痛定思痛，两者都表现出存在主义的体悟，前者多抒写情感体验、道德冲突；后者则多揭示危机感、崩溃感、忧患意识。通过疾病的文化内涵的探究，人类要反思的不仅是国家、社会的弊端，更为重要的是人本身的问题。

冯玉芝教授的著作通过对“癌症楼”里各色人物的剖析，揭示了索尔仁尼琴笔下历经可怕癌症洗礼的新的主体的诞生。

小说中的人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干部到司机，从法官到院士，从流放犯到新闻记者，从售货员到妇科医师；人物的性格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固执的、暴躁的、沉默的、饶舌的、尖刻的、粗鲁的、虚伪的……”如本书作者所说，小说中没有既定的“正面人物”，但《癌症楼》里的人物多为20世纪60年代文学中的“另类人物”，患病加剧了他们的精神困境。他们均重新评价患病前后的生活，对待生与死等问题均表现出新的态度，每一个人身上承载的都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人性复归的希望。作者强调索尔仁尼琴在塑造《癌症楼》中的人物时，更注重的是人物形象诗学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有机作用关系，揭示语言层、语象层、具象层、思想层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这些因素在人物形象构成上的本质性的整合机制。

本书作者以隐喻为中心来考察索尔仁尼琴小说的艺术形式、语言观念，在长篇、中篇、短篇以及剧本各体裁之间的差异比较中，得出结论：这是“一部好小说”，“是当代小说的文本创新范本”。她坚持认为《癌症楼》“拥有经典小说所具有的高超的思想价值、深邃的文化哲学、雅俗共赏的文学品性”。

作者在考察俄罗斯文学文体发展的现代化过程的大背景下研究这部

小说所经历的文体飞跃和复调色彩。她认为，这部小说“既有与癌症楼相关联的明线，它们的暗线却延伸到森罗万象的、广袤的社会精神文化图景中。包括自成体系的人物世界，个性化的语言系统，尖锐化与戏剧化并存的情节结构，拟实与拟意互为表里的故事形态都是索尔仁尼琴文本创新之处”。她敏锐地发现，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经历传统与现代、独语与对话、官方与民间的碰撞选择，当代小说丰富的文本信息的潜在性与启示性特点越来越多地形成了文体的新的功能——“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美学观构成了小说的基础结构。她还高度概括地评价了索尔仁尼琴对60年代以及6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一是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在体裁方面的创新；二是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对文学历史化思维的拓展（“写作反省史”）；三是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对俄罗斯人的精神特点的揭示。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作者的才情和敏思。

以上这几点都很实在，却又新颖。还有很多特点，并非我这篇小文所能穷尽。总之，冯玉芝教授的著作既以充实的材料贯通历史，使学术性更其深厚，又以夹叙夹议的分析显示了思想的力度，以往的文本分析未达此境。研究正未有穷期，新作将不断涌现。文脉是流淌在一个人血液中的文化积淀，是蕴藏于心底的文化信息在文中的自然流露，积之于中，形之于外。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突围”倡导的是以一种生命体验和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待文学。我们期待本书作者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上不断有新的建树。

夏忠宪

2014年7月12日

本书题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这句话，在我结识营中那些烈士以后，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丧失。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并有其目的。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思虑都太超凡绝俗，太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确，有能力达到这样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集中营众多俘虏当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

惠予的那些价值。然而，即使只有一个实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使人超越于外在的命运。这种人，并非只有集中营里才有。在世界各地，人处处都面对着命运的挑战，面对着经由痛苦而获大成就的机会。

——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第26节“抉择与自由”

目 录

引言 文学与隐喻	(1)
第一章 《癌症楼》与俄罗斯当代文学	(7)
第一节 《癌症楼》作者述评	(7)
第二节 《癌症楼》的创作	(18)
第三节 《癌症楼》的批评	(25)
第四节 《癌症楼》阐释的意义与价值	(29)
第二章 《癌症楼》与社会文化意象	(34)
第一节 《癌症楼》里的人物	(34)
第二节 社会文化与病人形象	(37)
一 “我得的根本不是癌”——鲁萨诺夫鉴定书	(37)
二 伊塞克湖的草根——科斯托格洛托夫形象研究	(44)
三 病房的沉默者——舒卢宾	(55)
第三节 批判意识与家属形象	(64)
一 集体出现的鲁萨诺夫一家	(64)
二 书信中出现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朋友卡德明夫妇	(68)
三 关于恰雷交替出现的“病人家属”	(74)
第四节 《癌症楼》里的医生	(77)
一 负重行走	(80)
二 渴望生活	(83)
三 终极场景	(88)
本章小结	(91)

第三章 人性信仰缺失与悲剧意识表达	(93)
第一节 《癌症楼》里的病情	(95)
第二节 人性信仰缺失与药物	(99)
第三节 悲剧意识与治疗	(102)
第四节 《癌症楼》里的结局	(107)
第四章 生命的激情与死亡意识阐释	(117)
第一节 《癌症楼》里的故事	(118)
第二节 生命激情与爱情	(127)
第三节 死亡意识与梦境	(131)
第四节 《癌症楼》里的独白	(136)
第五章 写作聚焦与存在意识洞察	(143)
第一节 《癌症楼》与凝练的语言	(143)
第二节 写作聚焦与经典结构	(154)
第三节 存在意识与同步空间	(163)
一 两部作品的文本意义	(169)
二 两部作品的思想主旨	(171)
三 两部作品的象征隐喻	(173)
四 两部作品的诗学形态	(174)
第四节 《癌症楼》与作者的文学焦虑	(176)
结语 文学的当代突围方式	(191)
主要参考文献	(195)
附录1 索尔仁尼琴写作年表	(206)
附录2 长篇小说《癌症楼》的阅读线索	(217)
后记	(223)

引言

文学与隐喻

评判《癌症楼》这样包含着无数含义的作品无疑是一件难事。这个“难”就在于，第一，它的作者从来都没有被看成是单纯的小说家；第二，这部小说从来也没有被在“政治、意识形态、体制”等色彩的权力话语之外获得解读。而笔者坚持认为，《癌症楼》即使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也只能说明，它是一部好小说，拥有经典小说所具有的高超的思想价值、深邃的文化哲学、雅俗共赏的文学品性。我相信，对同时代作家进行评论所难以避免的局限和偏见，会因为对小说的认真阅读而获得修正。

“癌症楼也叫13号楼”。这个堪称石破天惊的“语义失常”的句子记叙的是人类的信仰生活。隐喻在俄罗斯现当代文学篇章中不再只是一个修辞格，不再是对语言的雕饰，而是包含在文学对生活本源的探索和理性认识本身。摆脱疾病，意味着对真实的追求。与19世纪文学当中的“肺结核”，21世纪的“艾滋病”相比较，“癌症”是构建文学思维和概念系统的平台，也是文学凸现人类存在的理由，隐喻——这是文学从雄辩到无声抗争的过程。任何一部小说以隐喻的方法面世，都着眼于生命形态的绽放，超越于真假意识而致力于人的拯救与超拔。隐喻的审美功能和认知功能以及写作策略都不应使读者停留在对疾病形态的恐惧上，而是激起对病因、病源的思考。这也是伟大的古典作家契诃夫《第六病室》的写作初衷吧。由此看来，疾病隐喻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既是传统的发散，又是时代文学创新的生成物。

《癌症楼》是现当代经典。经典的解释权不在权威的评论家手中，而在千百遍阅读中体味到人生复杂境况的读者心中。本书所研究的小说

家的创作反映了文学的普遍规律和本质特征，如果用流行的“时间因素”、“距离因素”或者“世代代”为阅读人群来考量作家的价值和作品的经典性，恐怕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套用叶甫图申科的话说，这是遗产。“遗产是一个严肃的词。对于遗产既不可盲目赞赏，也不可漠然视之。”蒲宁的《旧金山来的先生》、扎米亚京的《我们》、叶赛宁的抒情乐章、马雅可夫斯基的创新戏剧、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阿赫玛托娃的世纪诗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和《癌症楼》，这些，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它来源于小说，超越了小说。它解释生活，同时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现代人来说，这些文学的阅读已经是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瞻望。

《癌症楼》的阅读与解读是一个探险的过程。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思考层面，即艺术阅读与文化阅读。小说的主旨立意，叙事结构与话语特色，典型塑造与风格基调都是艺术阅读的主要内容；文化阅读更重视文学作品对背景文化的解析。而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待艺术作品提供的“素材”，就又构成了解构式的“解读”。阅读是欣赏，解读是理解。一部作品的经典价值，就在于既可解读又可阅读。仿佛在一座迷宫中，既令人流连忘返，又能够进出自如。《癌症楼》属于这样的作品行列。

《癌症楼》所属文本顺序是当代文学。俄罗斯现代文学的时间由白银时代的1890年肇始，至1966年的阿赫马托娃去世为止。文学史家对这个分期的分歧较大。托尔斯泰去世的1910年曾多次被划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界线。但只要读过《艺术论》，我们就会发现，托尔斯泰不仅感受到了现代文学思潮的现象，同时已经开始了对这些文学现象本质的全面的评估。至于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更要以创作来区分。肖洛霍夫1984年去世，但他仍然是一位现代作家，他的写作时间点停留在作品完成时。阿赫马托娃以自己的三个创作阶段（白银时代、石头话语时代、安魂曲时代）连接了现当代。

索尔仁尼琴和《癌症楼》是俄罗斯当代文学的标志。这个文学家和他的作品都有见证人的身份。诠释历史与现实的笔触延伸至包括主观

抒情与各种假定性形式以及政论体裁中。先锋的、后现代的、解构的以及反乌托邦的激情，其厚重感，其永恒的艺术价值，都没有超越这个标志物。因为索尔仁尼琴和《癌症楼》严肃而深刻地探讨了人与世界相互关系这个存在主义的话题，提纲挈领地统一了包括回归文学和侨民文学在内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潮流。

关于俄罗斯现代文学的面貌，各种文学史的版本都会有所勾画。在体例编排和作家取舍上也各有不同。然而，俄罗斯文学特有的深邃的精神与精湛的艺术的完美结合常常令批评家叹为观止。从史论上讲，从蒲宁到索尔仁尼琴这一线索，贯穿的应该还有高尔基的小说与戏剧，安德烈耶夫阐述的《人的一生》，曼德尔施塔姆的悲剧命运，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与时代》，阿·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普里什文的“第三条道路”，纳博科夫的艺术世界……艺术家们在现代世界中，以现代人的眼光，阐释了俄国文化精神的博大精深。普希金在19世纪开创的文学传统以最为忠实、最为普遍的方式被继承下来，同时以最具整合的因素与新世纪的新的文学思潮相互作用，诞生了新的体裁体系，新的文学话语系统，新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学手法和形式。蒲宁的“宇宙诗学”有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偶合家庭”，但是现实主义的底蕴强烈而丰厚；同时代的扎米亚京和叶赛宁的创作也分属不同的诗学体系，但反乌托邦诗学与田园诗学都提供了壮美的审美境界，借以对抗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现代文学后期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和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在叙事层面上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个性化风格特征，但是它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并列，是对从史诗到小说这样一个文学传统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灵魂的确证。文学传统所要求的细节的真实，在现代文学中发展为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以及审美的真实。阿赫马托娃的记忆的诗学和索尔仁尼琴的隐喻诗学是两个文本，一部历史。无论文学人物、题材、体裁、结构如何变异，小说与诗歌的文本形态都记载了文学的进步和这种文学的美学追求。

在索尔仁尼琴之前，布尔加科夫堪称20世纪魔幻诗学的先师。他公开宣称：“我是一个神秘主义作家。”《大师和玛格丽特》正是一部这样的奇幻的作品。主题、结构、体裁上的创新早已为评论家

所津津乐道。1928 年就开始创作的小说并不是因情节的奇异，人物的另类获得读者的。就像歌德的《浮士德》的主人公一样，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人物追求的仍然是破解人类最大的道德困境——在与“魔鬼签约”的同时，寻找真、善、美，让人类的精神生活中贯穿着永恒而坚定的道德意志。粗俗的利益和物质追求蒙蔽了人类想过的真正的生活，而“抹布堵不住光明的缝隙”。布尔加科夫的大师渴望在“台灯、书、炉火”构成的平静中思考真理，而普拉东诺夫则构思了“庄稼汉外出找真理”的漫游式的文本。讽刺和戏谑都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艺术因素。崇高的文体和低俗的文体都没有回避推举这样的悲喜剧互含的语言层面，文学语言与民间语言在 20 世纪初期因为小说的创新功能，顷刻间被打破了界限，荒诞、颠倒、荒谬、混乱、荒唐、可怜、可怕、可笑……小说的形态是超现实的，超意义的，然而，惊人的深刻性，惊人的现实性，惊人的象征性尽在不合逻辑的逻辑中：人的意识分裂与和谐世界的分裂正是精神与生命疏离的象征。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的创作形态可以囊括 20 世纪初一切以“主义”命名的流派与思潮，继而超越成为新的传统，新的经典，形成了新的文学宇宙。

而在当代文学中，关于疾病的隐喻形成了新的艺术世界图景。疾病及其所属空间的小说形态把结构与解构整个处在极权社会中的人们思维方式聚焦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上来。尽管人们总是狭隘地去联想疾病的隐喻的政治功能和深刻的政治隐喻意义，但事实上，索尔仁尼琴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提升了文学空间所具有的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隐喻意义，他的写作策略不仅批判了极权这个极端理性对肉体和精神双重的禁锢；带给科技进步时代人类的焦虑、绝望和无奈，而且作者用隐喻这一艺术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意象，在其背后承载着作者对于现代文明走向的某种价值判断。比如，外在的禁锢（永久流放）、病体折磨和对内在自由的追求之间的张力显示了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的质疑之声。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是一个肉体和精神的窒息之所，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

的死亡气息，它的人物对癌症楼外的世界充满了无法把握的焦虑感、无可附着的孤独感、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和恐惧感往往使读者意识到苏珊·桑塔格的分析之绝对清醒：“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① 索尔仁尼琴更在意于用隐喻警示人类关注人性的灾难，而不仅仅是提出了对当代政治问题的尖锐看法。索尔仁尼琴把身体—疾病—医学—道德—当代政治—社会心理—民族文化—一路贯穿，上升到自由与存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千古拷问的层面上来，在身体这个一般存在的痛苦中非常态地集中折射人性缺失和信仰失落。

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小说写作中的空间诗学的引领者。正如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福柯一样，小说家索尔仁尼琴在空间这个维度感知中把握了现实和想象的世界。在《癌症楼》中，一系列的富有挑战性和悖逆性的空间出现了，人类精神自由失落的空间构形（configuration）在小说中“火树银花”般地散落开来。

本书所研究的小说的作者走过了不平凡的创作道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阅读是容易的，解读是困难的，因为真正的批评意识只有在解读中才能呈现。为这些文学家下一个定义，以流行的术语构成的逻辑与范式概括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好在近年来，俄罗斯文学所处的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为大多数读者所了解，这一点构成了阅读的基础。虽然不能够以“全知”眼光，运用所有“显学”的分析方法定出一个解读的法则，但我们必须面对，“创作的能力，是自然的伟大的禀赋；创作者灵魂里的创作行为，是伟大的秘密；创作的瞬间，是伟大的圣务执行的瞬间；创作是有目的而又无目的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的：这便是它的基本法则。如果从创作行为中把这些法则引申出来，它们将是十分明显的”^②。尽管“他还没被我们完全理解，他的经验在当

① [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② 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代文学进程中尚未得到继承”^①，“但我总是能够理解它的人性和艺术方面。不管人类生活表现在什么形式里，它总是能被大家所理解的”。别林斯基的话恰好可以作为本书对《癌症楼》评判的出发点。

^① Голубков. М. М.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Пособие для вузов, - М, Аспект - Пресс, Год издания 2002, с 268.